

金劍雕翎前傳

金童劍影

(台灣)

卧龙生

剑雕翎前传

金 童 剑 影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(五)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：曾 闽

封面设计：石 兰

金 剑 雕 翎 前 传

金童剑影

（台湾）卧龙生 著

*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）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二一四工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49.5印张 1111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～30,800册

*

ISBN 7—80074—050—1

【.37 前传全套五册 定价：18.80元

第三十六章 出三峡又遇奇人

转过了一个弯子，立即听得呼呼拳风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毒手药王赤手空拳，和两个白发飘髯的老人打在一起。

两个老人，一个施用金丝拂尘，一个执剑，攻势猛恶无比。

毒手药王在那拂尘和长剑迫攻之下，施展空手白刃的手法，挟着擒拿手，仅勉强打了个不分胜负之局。但他显然已被迫处劣势，双手变招迅快，不敢稍缓，连腾手施毒的工夫，也难抽出。

萧翎长剑一摆，道：“杜兄弟退下。”

杜九对那毒手药王，素无好感，正在考虑是否该出手助战？听得萧翎呼叫之声，闪到一侧。

萧翎长剑一伸，一招龙引凤，接下那拂尘招术，道：“在下助毒手药王一臂之力。”

毒手药王口中不言，双掌一紧，全力攻那执剑老人。

原来，毒手药王早已感觉不支，如是再打下去，只怕难再支撑十合以上，萧翎及时赶来，接去那最难对付的拂尘招术，对毒手药王而言，实是帮助甚大，但他为人高傲自负，心中虽然感激，但却不肯说出口来。

萧翎接了那白髯老人的金丝拂尘数招，立时感觉到是一个很难抵御的强敌，他攻来招术，看着普普通通，很容易招架，但真的动手之后，才知利害全在柔软的金丝之上，忽刚

忽柔，忽张忽聚，极是难以对付。

萧翎心中暗忖道：这人手中拂尘如此霸道，那施剑老人的武功，自然是也不会错，毒手药王能在两人合攻下，支撑这么久时间，确非易事。

心中念头转动，手中的剑势，也突然一快，和施用拂尘的白髯老人，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快攻。

毒手药王，自从萧翎出手相助之后，才消去压力，那执剑老人似是感觉出如此打法，难分胜败，剑势一变，攻势陡转凌厉。

激斗之中，突然闻得一阵似啸的声音，传了过来。

两个白髯飘飘的老人，手中兵刃突然一紧，各自猛攻了两招，向后跃退。

毒手药王心中暗道：这两人不知又要施展什么手段诡计。

忖思之间，瞥见那两个白髯老人，转身疾奔而去，片刻间，走得踪影不见。

毒手药王望着两人退去的背影，道：“这两人尚不该如此狼狈而逃。”

这话既是自言自语，又似乎是在问人。

杜九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自然是因为自知不是我家大哥敌手，才见机而退。”

商八目光转动，只见两个蓝衣少年横陈左近，想是在两个老人还未出手之前，这两人先围攻毒手药王，被毒手药王杀死，当下说道：“这两个蓝衣少年，死了么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重伤未死，在两个老人之前，这两人，曾联手合攻老夫。”

商八道：“这两人都是伤在药王手中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商八道：“他们伤得如何，是否尚可行动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只怕是不行了。”

杜九突然接道：“那两老人急急退走，临去不发一语，也许别有阴谋，咱们也不能在此地久停，快些走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几人又转了两个弯子，突闻一个冰冷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属下不听约束，自行发动攻袭，此刻已为在下拘禁，诸位已可畅行无阻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此刻，已过了一个时辰之约，但因属下违约施袭，其行不当，在下破例为诸位延长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之内，诸位还在我巫山石府之中，那就不要怪我出手暗施袭击了。”

萧翎高声说道：“只可惜你那些属下，大都被我杀死了。”

那冰冷的声音，接道：“我本该为他们几人报仇才是，但想到他们既是违我令规出战，也算死得活该了。”

萧翎正待再言，那冰冷声又抢先接道：“只有半个时辰时光，诸位是否肯听我之言，早离此处悉凭尊便，如是不信在下之言，那就不妨故作拖延。”

在萧翎几人想来，出这石道，必定还要经过几番恶战才行，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几人意料之外，一行人毫无阻碍地离开了巫山石洞。

就在四人刚刚走出石洞大门，大开的石门，轰然一声，关了起来。

商八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奇怪呀！奇怪呀！”

杜九道：“什么奇怪了？”

商八道：“只要他不肯移开那石道中机关，扫除控制的拦路巨石，咱们就不易离开，不知为何，石府主人，竟然肯轻易放出咱们。”

萧翎道：“也许他是一个守信约言的君子。”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大哥可是真的相信了他的话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如不肯移开那道中巨石，就可能把咱们困在石洞之中，但他何以又自行移开巨石，放了咱们，那是显然无意加害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小弟看法不同，我觉那石府主人，倾出了石府中第一流人物，和咱们试战两阵之后，发觉了事非小可，如若留咱们在石道之中，不肯放行，必然激起咱们宁为玉碎，不作瓦全的决心，是以，才自动放了咱们。”

萧翎正待接口，毒手药王突然伸过手来，说道：“萧兄，取得的千年石菌，给老夫瞧瞧。”

萧翎探手入怀，就袋中藏的石菌，抓了一把，递了过去。

毒手药王接过石菌，就黯淡星光下瞧了一阵，喜道：“果是此物。”

藏入怀中，又伸手过来道：“还有么？”

商八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一把还不够用么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小女病势沉重，区区一把石菌，自然是不足为效了。”

萧翎一声不响，又掏出一把石菌，递了过去。

毒手药王又接在手中，瞧了一阵，放入怀中，未再伸手讨取。

四人鱼贯而行，直取大舟。

舱中红烛高烧，船主正坐在舱中相候，眼看四人归来，抱拳一礼，起身出舱而去。

商八望望萧翎，又望望毒手药王，道：“药王此行幸未辱命，在下大哥和药王订下的约言，也该到此为止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好！三位如是不愿和老夫同乘一舟，老夫立刻就告别离船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也不用了，药王既已取得灵药，眼下最要紧的，是先给令媛疗治病势才是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萧兄说的不错，老夫亦是此意，而且就在这船舱之中动手，调和药物，疗治小女病势，不知三位意下如何？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药王此刻怎的忽然客气了。”

毒手药王轻轻咳了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萧翎道：“如是舟中方便，药王尽管动手就是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三位如肯答应，那是最好了，不过……”

商八道：“彼此间约言已消，药王最好是别再要出什么花招来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只是和三位商量罢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你说，还有什么需要我等相助之处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在为小女治疗逐退久年缠身病魔时，必得借这船舱施用，三位就难在舱中休息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毒手药王一拱道：“不情之求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要用多长时间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此刻开始，最快也得到明日太阳下山的

时候……”

商八接道：“那时，咱们也该弃舟登岸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如三位不肯答应，老夫就和小女离开此舟，另寻一处僻静所在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也不用了。”起身出舱。

中州二贾等相继出了船舱。

毒手药王迅快地掩上舱门，拉上四周垂幔，把船舱掩遮得密不透风。

萧翎和中州二贾出舱后盘膝坐在甲板上，闭目养息。

天色渐亮，东方天际泛起一片鱼肚白色。

船家跑了过来，道：“几位大爷船行何处？”

商八道：“立时趯碇，原路转回。”

那船家呆了一呆道：“再回去么？”

杜九冷冷接道：“不错。”

那船家望了三人一眼，不敢多言，转身而去。

巨舟折返，复出三峡。

商八为人细心，虽然人在甲板之上打坐，但仍然注意舱中的举动。

那船家甚是奇怪，暗道：这三人放着好好的船舱不坐，却要困坐甲板之上，任那风吹日晒。

但他一看到杜九那一份冷若冰霜的神情，心中就怦怦乱跳，哪里还敢多问。

直待天到中午时分，才见舱门一启，毒手药王缓步走了出来。

他满头大汗，一脸倦容，犹如刚经过一场恶战般，步履踉跄地行到三人身侧，盘膝坐了下去。

杜九望了毒手药王一眼，心中暗道：此刻如要杀他，倒

是轻而易举了。

萧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药王，令媛如何了？”

毒手药王点点头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老夫已打通她全身经脉，让她服下药物，此刻，正在静静的安睡之中。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这时，顺水放舟，船行如箭，但见两侧的绝峰峭壁，闪电般向后倒去。

太阳偏西时分，快舟已出三峡。

放眼看去，滚滚江流浊浪中，帆影点点。

毒手药王内功精深，经过约有一个时辰的调息，精神复，睁开双目，扫掠了三人一眼，道：“萧兄，老夫还有一个不情之求，不知三位是否应允。”

杜九道：“如是不情之求，最好是不用说了，免得我等不允，使药王难看。”

毒手药王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老夫好意和三位相商，三位如是不肯答允，岂不是迫使老夫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小女病势，得萧兄取得灵药相救，已复元有望，但她数十年病魔绕身，元气耗消将尽，疗治养息期间，难耐劳累，目下归州地面，又正是风云际会，混乱异常，老夫想在船上耽误七日，待小女体力恢复之后，再行登岸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这是药王的事，不用和我们兄弟相商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还有借重三位之处，不得不和三位商量。”

商八道：“要是借重我等，药王就得先说一遍，看我等

是否同意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三位如是不肯答允，老夫说了岂不是等于白说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药王之意，那是强迫我们答应了？”

毒手药王干笑一声，道：“三位如是不肯答应，岂不迫使小女重入死亡之途，萧大侠冒险犯难，取得的千年石菌，也是白费心了。”

商八流目四顾一眼，笑道：“此刻此情，药王也不用再动心机了，这等转弯抹角的说话，倒还不如坦坦荡荡，说个明白的好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为小女疗伤时，势难兼顾到拒敌之事，万一有人登舟施袭，我们父女，势难招架，因此，想请三位为老夫和小女护法。”

杜九冷冰冰地说道：“药王心中所思所想的事，都是一厢情愿，咱们兄弟……”

毒手药王摇摇右手，接道：“蛇无头不行，鸟无翅不飞，你们三位之中，也该有一位主脑当家之人才是。”

商八道：“自然是我们龙头大哥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两位既是自知身份，无权作主，最好少说几句话，免得乱了章法。”

萧翎道：“药王是强迫我们呢？还是向我等求助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这就很难说了，老夫一生中，很少求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药王既非相求，那是强行相迫，在下可以奉覆……”

毒手药王笑道：“可是答应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答应。”

毒手药王收起笑容，道：“唉！诸位刚才如是出手点中老夫穴道，实是轻而易举的事……”

杜九忍不住又接口说道：“那时，咱们就是想宰了你，大概也不用大费手脚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不错，老夫实代三位可惜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丈夫岂能乘人之危，何况，此刻也未必算晚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晚了些，如若三位那时施展一点手段，伤了老夫，此刻咱们也不用商量的！可惜那等良机，三位却悄然放过。”

商八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听药王的口气，似是要强迫我等留此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三位还有一件失策的事，不该让我和三位坐在一起……”

萧翎双目圆睁，冷冷接道：“你可是已经在我们三人身上下了毒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已经告诉过三位，我有着借物传毒之能。”

商八道：“在下有些不信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你如不信，何妨运气一试。”

商八运气一试，果然发觉已中了毒，不禁大怒道：“好啊！你既然在我等身边中下毒，那就不能怪我等手段毒辣了！老二，冲进舱去，先杀了那丫头！……”

杜九霍然站起身子，右手已拔出腰中铁笔，举步向舱中行去。

毒手药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站住。”

商八突然一横身拦住了毒手药王道：“药王如若有此自

信，能够出手一击就把商某打倒，或可救你女儿。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药王为人如此卑下，倒是出了我萧翎的意料之外，行事、为人反反覆覆，实无君子气概。”突然一挥右手，疾向毒手药王左腕之上扣去。

毒手药王被萧翎骂得满脸火热，疾退两步，避开抓来之势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道：“这瓶中乃解毒药物，三位服下，立时可解奇毒。”

商八伸手接过玉瓶，道：“这瓶药物不假么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你如不信，何不找个船夫代为服用一粒试试。”

商八拨开瓶塞，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先尝你一粒就是。”倒出一粒白色的丹丸。

只觉一股奇热，直沉丹田，流布全身。

萧翎暗运修罗指力，全神戒备，冷冷说道：“药王这一次如若再要花招，不用别人登舟向你们父女施袭，在下就要先行出手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并不怕你们三人。”

他口中虽是说得强硬，实则知道难是三人之敌。

只见商八闭目调息一阵，睁开双眼，道：“果是解药。”

萧翎、杜九，各自服用一粒，运气催开药力，解了身上之毒。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一生之中，从未有过此等之事，施毒之后，目的未达，立时送上解药。”

杜九道：“形势所迫，药王是只好屈服了。”

毒手药王突然大步行入舱中，抱起爱女，重出舱外，目注萧翎说道：“老夫并非为三位气势所迫，奉上解药，实因

被萧大侠的君子气度所感，……”

萧翎望那瘦骨如柴的可怜少女，心中忽生不忍之感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兄弟，咱们助人到底，既然帮他寻得了灵药，何不为他护法七日，两位意下如何？”

商八举手抓抓头皮，道：“小弟等悉凭大哥之命，大哥既是觉得该为他父女护法七日，想是不会错了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小女如是命不该绝，自有生机，不敢有劳三位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令媛生死，是何等重大之事，药王岂可意气用事。”

杜九道：“咱们龙头大哥说了替你们父女护法七日，药王不要也是不成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老夫既不愿迫你们就范，也不愿自受你们恩情。”

萧翎道：“药王之意呢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三位如若定要为我们父女护法，老夫当有回投之物，三位如是愿受，老夫就在此船舱中七日，如是不愿接受，老夫就借乘一只渔舟而去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人倒也是奇怪得很，如不能迫人屈服，甘为所用，就不愿受人一点恩情，略一沉思说道：“七日护法完满之后，咱们接受药王赐赠之物就是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好！咱们就此一言为定。”抱起少女，重又回入舱中。

萧翎低声对中州二贾，道：“咱们既然答允为人护法，就该小心从事，不可稍存大意之心。”

杜九道：“船行大江之中，哪里还有人到此干扰，那毒手药王也未免太过小心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咱们也不可不作万一的准备。”

商八道：“唯一可以追踪施袭之人，可能就是巫山石府中人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之人了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他如有追踪施袭之心，何以肯放咱们出来，这一点，机会亦是不大。”

只听船舱中传出毒手药王的声音，道：“老夫的看法，是那巫山石府之中，已有了大变，那石府主人，无暇兼顾我等了。”

杜九冷冷地道：“也许是震于药王的威名。”

毒手药王不再接口，船上顿然间沉寂下来。

船上岁月，逐浪而过，弹指间，已过了6天。

大船本是早已靠岸，但那毒手药王小心谨慎，要大船泊在江心之中。

这日，中午时分，萧翎背着双手，站在甲板上，正在浏览江上景物，见毒手药王缓步由舱中行了出来，道：“明日太阳下山后，小女就可以离开此船，也正好七日限期届满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令媛病势未愈，多留上三两日也不要紧。”

这些日子中，毒手药王已和萧翎等，消去了甚多敌意，彼此间情势大为好转。

毒手药王道：“不用了，小女此刻经脉已通，病势渐愈，老夫将带她选一处清静所在住下，尽我之力，借助药物，助长她的成就，我要打破武功规限，短短三年，把她造就成当今武林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愿药王能如心愿，在下拭目以待……”

谈话之间，突见两艘快舟，疾驶而来。

毒手药王急急道：“这两艘快舟有些不对，萧大侠多多小心了。”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每一艘快舟上，各自坐着两人。

一人掌舵运棹，另一个却站在船头上，站在船头两人四道目光 盯注在大船之上。

但见两艘快舟绕着大船，转了一周，突然又掉头而去。

萧翎瞧出情形有些不对，心中暗道：六天之中，幸无事故，难道要在这最后的一日，出些事情不成，此地已近归州，那两只快舟，可能是百花山庄中的眼线……。

忖思之间，瞥见两只快舟，重又折了回来。

商八、杜九，都已发觉快舟去而复返的情势，觉出有异，一齐行到萧翎身侧，道：“这两艘快舟，来路有些不对。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如是为着我们而来，老夫倒是希望他们早些动手……”

萧翎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毒手药王道：“因为两个时辰之后，老夫得相助小女，最后一次打通脉穴，无暇相助几位。”

话刚说完，小舟已然驰近了大船。

只见第一艘快舟上站的一位黑衣大汉，突然纵身一跃，飞上大船甲板之上。

萧翎心中忖道：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这人的胆子，倒是很大。

只见那大汉锐利的目光，缓缓由萧翎脸上扫过，道：“诸位将船停此，时间不短了吧！”

杜九道：“阁下何人？说话怎的没有一点礼数。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在问话，阁下却是答非所问。”

杜九道：“咱一向不愿答人所问。”

那大汉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只怕今日要破例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未必见得。”

那大汉冷冷说道：“阁下何人？口气如此托大。”

杜九怒道：“你再啰啰嗦嗦，我就把你赶下船去。”

那大汉道：“何不试试？”

杜九突然向前欺进一步，正待出手，陡闻萧翎喝道：

“不可造次。”杜九一吸真气，向前欺进的身子，又重回原位。

萧翎望了那大汉，道：“阁下到此，有何见教，还望明言。”

那大汉上下打量了萧翎一眼，只见儒雅秀中，另有一股英挺之气，倒也不敢轻视，一拱手，道：“请教大名？”

萧翎略一犹豫，道：“兄弟萧翎。”

那大汉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久仰大名，今日幸会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还未请教朋友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区区之名不见经传，说出来，只怕萧大侠也不知道。”

商八心中暗道：这小子滑头的很，骗得大哥说出了姓名，自己却是不肯报名，当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黑夜点灯，打铃听声，朋友这一手就不够漂亮了。”

那大汉目光移注到商八脸上，道：“阁下何人？”

商八道：“中州二贾的老大商八，金字招牌，公道买卖，老不欺，少不哄，阁下也该报个名儿上来吧！”

那大汉道：“嘿！大老板，久闻中州二贾，做生意一帆风顺，聚敛之广，富可敌国……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咱们问你姓名，你如是耳朵有毛病，